群經識小

羣經識小者余友李進士成裕之所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敢讀也逡巡里下同志者卒鮮唯進士與余應晨夕過從無閒風雨市酒一柸園蔬數器抵掌而談莫非古義有所疑則相問難有所得則相告語聞者或訕笑之而進士與余不因之而少阻也歲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裒集說經之文顏以羣經識小又九年而進士沒兒子引之撰經義述聞載進士經說二條一爲子孫其逢一爲濟盈不濡軌皆至當不易之論可謂獨有千古矣今年進士子培紫取進士所撰付梓而問敘於余余

與進士交最久知進士最深其學之顛末非余孰從而
揚搉之蓋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於晚近之
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皋陶謨之戛擊搏拊禹貢之漆
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軌
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軹喪服
之出妻之子爲毋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
傳僖十四年之號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說皆確不可拔
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
以決其是非其最爲謭劣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及近
世之四書講章皆直指其繆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

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故能以古義之宏深啟後學之錮蔽使沈溺俗說者一見而失其所守學識通明者一見而曠然大變其發聾振瞶之功豈可一二數哉是宜傳之百世使家有其書人知其說則晚近鑿空之論謏陋之學無自而囿學者之耳目而舊說之閒有未當者亦得去非從是而不至爲成見所拘矣道光六年五月八日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三

孝臣李先生傳

阮元撰

李先生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先生幼讀書穎異七歲即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三歲孤既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與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學術孳孳極一時之盛先生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

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先生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先生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文學培紫培碧降服培青克紹先業先生著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已刻入

皇淸經解

羣經識小凡例

一先君子詩古文辭各擅其長隨時應接不加編集惟耽嗜經學生平所著凡數十種每好與海內同志參得失四方從學者衆攜去者未及徵回故家無定本是集惟據存稿五卷暨附錄二卷補遺一卷共成八卷

一是集首五卷係乾隆丙申歲先君子手訂說經之初本自署曰羣經識小今仍其名

一先君子孜孜力學所著不執一是是編各條有仍初本者有復行更訂者亦有已經更訂散佚

他處而家藏仍係初稿者姑就存本錄鐫一得先人訂本再爲校正

一先君子著述甚富是編外有左傳通釋十二卷惟首四卷及十一卷有定稿餘多殘闕俟補葺成編另行授梓

一先君子讀三代書取漢以來諸儒注說無所好無臆說所著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歷代官制考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讀史碎金各種多散於江都汪明經中鹽城楊文學輪諸君處家藏十不及二三幾費搜集祇得若干

卷紫思先人著述片語單辭詎敢湮沒先君子

卽世今已四十餘年紫謭陋如故卒未能讀先

人書若遲之又久而或失之則罪又甚矣是用

付梓以成先志時道光五年春三月也男培紫

謹識

羣經識小標目

卷一 易

梁州貢道
滲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羑文
頗義爲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變文協韻

伐檀

無知

公子

筐詩

巷伯

濯溉

替引爲韻

阮共

埶競

半句爲韻

卷四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潁湛

嘔夷

前疾

贊者盥升

筥筊簾

豫榭序

出妻之子爲母

禫或爲導

脫文譌字

請入爲席

飯不從卞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紀譌爲杞

失地稱名

紀當爲巳

送媵結盟

處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粱

虢射

二注互異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甯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縕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點也

司馬牛

有若對曰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儛瑯邪

萬鎰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爲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棫樸

淇

華周杞梁之妻

南陽

軔

王子有其母死者

卷八補遺

憖謫爲遜

金縢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劓刵

臯司

軏牡爲韻

蕑

家伯維宰

誒文

鞞琫有珌

姜嫄

明堂

軫

軹

蕩之以賑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爛簡

一溢

醋酢

周尺

占筮

豫章

唐誥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論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菼蒹葭萑葦

羣經識小卷一

高郵李惇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旣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

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旣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裒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彖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

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義不㥦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輹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輻字從車從畐大畜二爻曰輿脫輹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輹輹字皆從車從复謹案輻車轑也輹一名轐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

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輞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輹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輹字下云作畐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輻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輹無疑且以古音求之輻爲支脂之入輹爲蕭尤之入輹與目韻若作輻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二爻係

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耋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

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

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葢爲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剛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旣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

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尙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

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往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既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篚一

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象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象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余友王懷祖曰吉下當有也字蓋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

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無速三句不用也字者此說誠是余案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象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

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即其象理自易明或謂日出海中迺其象案海在地中日行黃道相距遼遠其說不可據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

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卽

謂易從圖出而旣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蓋日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爲允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旣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爲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圓圖

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

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即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即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

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强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

可通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一

羣經識小卷二

高郵李惇著

舜典

堯典及臯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臯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慎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

古二十八字其出尢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尙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絶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絶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予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敎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敎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

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敎育子是也俗本多改育作胄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

戞擊搏拊

今孔傳云戞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戞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戞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戞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己意圓之若

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戞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淸與堂下之笙磬須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戞擊爲柷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瑟亦不辭不若鄭以戞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案琴瑟難言戞擊竊謂戞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

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尙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戞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葉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

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葢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葢以笙與鐘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閒歌釋閒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閒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閒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鐘也笙字亦該鐘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

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馮翊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邱縣班氏自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戸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滱衛之入滹沲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沲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滱水合滹沲之說甚確蓋即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即志滱滹沲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滱滹沲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眞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

滹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沲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雎

灉沮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灉以釋灉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又疑雎水即是沮水案雎與沮南北縣隔禹貢亦不載雎水其譌已甚即以字音言之雎字從目隹聲讀若睢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㶟水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敘漯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漯水者多說成兩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漯水所出之說謂漯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

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亦云漯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漯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漯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漯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漯川自黎陽而東所謂釃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漯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

漯別而行漯川之南武陽以西漯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漯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漯而北東行至漯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漯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謂漯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漯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漯字本作濕從水㬎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糸而濕字

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漯陰縣千乘郡有漯沃縣皆因漯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菏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竝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濉由泲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濉水乃鴻溝旣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泲水即湖陵入泗之菏泗水南流合菏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菏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菏隷書譌寫作

菏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旣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尙仍其舊且本解菏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泲水篇言菏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菏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菏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菏水上通泲下通泗靑州言達泲此言達菏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旣入周禮職

方荆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葢荆州止有江
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
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
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
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
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
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
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
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
北合始得稱中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

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旣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荆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旣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别而

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旣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乂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祁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

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冀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

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卽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皆在灃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

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卽濁水程氏

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夫既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即馮翊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

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旣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

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
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
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
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
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
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
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
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
則此所召之六卿卽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
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強傅鄭氏之說自尋無限

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蓋羿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

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浞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

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乎閻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

數之惟有亳相囂耿四處知此旣毁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卽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卽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曰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

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羨文

洪範于其無好德蔡傳云于其無好德之人王懷祖曰史記載于其無好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葢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𡚁字爲韻好與咎爲韻余案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葢因上節于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頫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爻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

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旣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故凡列於室之兩旁者皆可以夾稱之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卽爲

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旣有南鄕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卽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鄕西序東序之寶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

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楣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閒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葢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旣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氏從昚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

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二